**圆桌派第一季第24集**

**过年：人工智能时代还要回家过年吗**

[圆桌派 第一季](https://v.youku.com/v_nextstage/id_66ba2c36920211e6b9bb.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Program_1.dtitle" \t "https://so.youku.com/search_video/_blank)

文化 · 2016 · 中国

主持人：窦文涛

简介：《圆桌派》是由著名媒体人、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看理想”打造的全新“活色生香”聊天真人秀节目，延续不“装”的窦式主持风格，神侃包罗万象的话题，立足网络，开启全新的“谈论+互动”节目模式，场景多变，嘉宾流动。

**嘉宾：窦文涛、梁文道、蒋方舟、吴晓波**

窦文涛：主持人会被干掉吗？

吴晓波：主持人不会的， 所以说你没问题，方舟也没问题。

窦文涛：对，人工智能时代，将会被干掉的是主持人。

蒋方舟：文道老师危险。

吴晓波：文道不会有危险。

蒋方舟：不，我们刚刚觉得这个看法，其实也没那么多，太阳底下无新鲜事。

窦文涛：晓波老师，刚才跟咱们讲了讲未来，未来机器人。

梁文道：未来就是我们都没有未来。

窦文涛：但是咱们现在呢，即将到来的未来是过年了，这个是在这个各位努力之下，我们这个《圆桌派》，第一季的最后一集，就是今天了，很快就要这个过年了，对吧？那这个我们也跟这个晓波老师汇报一下我们那个成绩。

吴晓波：我要站起来吗？

窦文涛：晓波是大红人，你看这么捧咱们的场，我就特别感谢这个晓波老师。

吴晓波：大红人是方舟来了。

蒋方舟：没有，没有。

窦文涛：方舟待会儿还有故事在后头呢，你看方舟做的那一集，说同一周内，《江湖》、《相亲》两集，分别排名微博综艺话题榜第一名，然后多次进入话题榜前五名。

不是说最近在这个《人民日报》的帮助下，在中国电影帮助下，豆瓣的排名比较有权威，所以就讲豆瓣，说豆瓣2016年度榜单，《圆桌派》获得年度热门网络综艺榜的第八名，你别看是第八名，它8.7分的评分，在榜单中居首，并且是TOP10，就是前十名当中唯一一档文化类节目，就是文化类节目等于是最高的，明白了吗？

截至今天录制前，节目上线前二十一集，网友发了五万多条弹幕，是全网文化类节目中弹幕数量最多的，当然你也可以理解是被骂最多的。

梁文道：还不快滚，都是这样，是吧？

窦文涛：所以为了庆祝，那么今天我就请你们喝奶吧？

蒋方舟：不醉不归。

梁文道：感谢感谢。

窦文涛：这第二季还有没有，主要得看奶，要看乳房，对吧？这个希望大家多给我们点儿奶，这个文化类节目才能生存下去。

梁文道：非常需要奶水，对。

窦文涛：对，文道都堕落得文化人都卖酒为生了。

梁文道：对啊，没错，我现在你要我干啥都行。

吴晓波：只要能卖掉酒。

窦文涛：所以咱这里边，你看谁最像老板呢，还是晓波。那当然，人家晓波，按说都是文化人，刚才一来我跟你说，哪个地方，哪个公司怎么着，哪天我给你发一个什么什么，他已经人生上了一个新台阶。

吴晓波：其实很糟糕的状况。

窦文涛：你怎么糟糕？

梁文道：对啊，不是人人都羡慕你。

吴晓波：是吗？

窦文涛：说你胖你就喘呢，晓波现在机器人都出来了，晓波最近2017搞那个演讲，他就刚才就他讲的，就是说就把一个机器人听了他多少话。

蒋方舟：就用了他的声音了，是吧。

窦文涛：最后就代表你发表了一段演讲，

吴晓波：对，它是这样，就是我写了一本《腾讯传》嘛，然后它就那个公司就拿了八个小时的声音去，然后就。

蒋方舟：对八个小时你说什么呢？

吴晓波：没关系，随便说，像你们声音一样。

梁文道：就比如说他节目的录音都可以。

吴晓波：文涛的声音录音，然后录音以后，它就把他声音聚合完以后，做成个工具，然后你可以讲朗诵任何东西，所以那天在年终秀朗诵了我四十秒的那个声音，确实听不清楚。

窦文涛：确实听不清楚。

吴晓波：听不出来，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这个语音技术，它会变什么麻烦的事情呢？

蒋方舟：伦理上的问题。

吴晓波爹我爹突然间接到我电话，我在外面那个。

蒋方舟：嫖娼被抓。

窦文涛：嫖娼被抓。

蒋方舟：不好意思。

窦文涛：你怎么这么了解他。

吴晓波：朝阳区，是吧，跟梁文道在一起，梁文道被抓了。

梁文道：跟我没事。

吴晓波：但是需要打二十万块钱。

梁文道：跟梁文道在一起，那肯定是嫖娼被抓的，。

窦文涛：对，都是那个公知。

吴晓波：所以你就你绝大多数老人，七八十岁的老人（窦文涛：听不出来），不知道儿子的声音，现在的技术会有什么呢，下视频都可以，就是抓取你的视频，用文道的视频的图像，和他的声音做聚合，就未来说你说你的声音不对，你把那个开那个FaceTime给我看，你真的视频对话，就是文道在说，然后你就打钱了。

窦文涛：听说现在晓波托拉斯研究的下一个目标是，就是参加《圆桌派》，代表晓波参加《圆桌派》。

梁文道：不如研究电话诈骗，投一个这个公司，对吧。

吴晓波：我们就投这家公司，让你（窦文涛）当法人代表。

窦文涛：对，真的。

蒋方舟：不过很多我觉得这种伦理问题，因为我在想，比如说这个如果这个人工智能它有自己能够计算、独立思想能力，它如果是一个计算机。

吴晓波：我认为人被干掉的概率很高。

蒋方舟：你把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你把这个插头拔掉那你算不算谋杀，就现在肯定不算，因为它没有这个自主思考。

窦文涛：还带有线插头的，您那机器人乾隆年间的吧。

吴晓波：人家都太阳能。

梁文道：你这个是什么年代了，这是。

窦文涛：天啊，看过《西部世界》吗？

蒋方舟：看过。

窦文涛：《西部世界》这个美剧，我觉得这里头主要的意思是哲学太深了，其实我觉得它隐喻的就是我们自己，你焉知你不是个机器人，你以为你不是吗？你也是众多的算法，甚至你爱上一个人，你的感情，其实你们学哲学里边一直就有这种。

梁文道：缸中之脑嘛，对吧就是。

窦文涛：到底是自由意志呢，你还是被支配呢。

梁文道：所以以前我们最传统的讲法，到现在我们去计算什么时候人类会到奇点，就这个人工智能变成。

蒋方舟：人工智能超过人类。

梁文道：也不叫超过人类，而是你应该它的正确的判断的标准是这样，就是我们用图灵测试，

你知道很有名的图灵测试，这个东西你什么时候会达到一个程度，你测试不出来，在你问题后面那个人跟你答问那个人，到底是人还是不是人呢？你如果能够模糊掉的话，我们就说这个人工智能已经具有人格了，跟人一样了，我们现在计算是很快就会到了这个奇点。

吴晓波：它那次，我今年我去了IBM研究院，他们跟我讲说人对知识的获取是有几个，第一我是先获得，第二我学习，第三我判断，第四我博弈，最后形成审美。现在博弈已经解决掉了，今天AlphaGo到Master就博弈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审美问题，就是它看到一个花他会喜欢，喜欢樱花，它有些机器人会喜欢喇叭花，他会能够做判断。

现在初步的已经可以判断他是怎么个地步呢，他们现在做出来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今天心情比较好，说文道说今天我心情比较好，然后机器会根据你今天你的表达的心情状况，帮你调一杯鸡尾酒出来。

能够帮你做一个菜单出来，它会根据你的心情，但是这个是是是最初步的，就是他对审美已经有一定的判断力，然后他们最近还用过用机器弄什么呢？他剪了一百多个小时的恐怖片，让机器学习什么叫恐惧？然后有一部美国的惊悚片，然后他把这个惊悚片的预告片要机器来拍，拍了一分多钟的预告片，那就说明机器已经初步知道，像人一样的知道什么叫做惊悚这两个字。

窦文涛：那就是意识产生的起源了，慢慢的。

梁文道：因为有情感。

吴晓波：像小孩一样， 它现在就有情感，他初步，它如果不断不断地进化，它如果进化，他如果对惊悚、恐惧、贪婪这些人类名词不断的进行学习的话，那哪一天就是会出现文道说的，你面对的那个人，它具有审美。

窦文涛：对，而且你知道就是我看这个电视剧，把我惊着的一个地方是说什么呢？

就有那么一个女机器人，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悲惨处境是吧,一次次地被杀，然后她自己操纵的这个，她绑架了人类，绑架了人类就是说，你经常猥亵女机器人什么的，你然后拿来那个ipad，她把她自己一下这个能级提供到最高级。

然后这个时候她说我要逃出这个乐园，逃出这个迪斯尼，逃出这个机器人的西部世界，逃出去。但是呢，另一个人拿着她的这个电脑的软件的这些东西说，连你想逃出去这个意志，是另一个当初的设计者给你写进去，她说不可能。

吴晓波：那就是上帝了就是。

窦文涛：这就是我的自由意志，我就是想逃出去，他说这里写的清清楚楚，那是一个指令，所以你知道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脑子里是有软件程式的，比如说最简单的，光凭你眼球看见的人是倒着的，是你大脑里的这个程式给你正过来的，那也就是说，而且我甚至还觉得，比如说你看它这个电视剧里，这个机器人也控制了机器人，甚至是研究机器人的人，成了机器人的创造者，人又是它的创造者。

这就让我联想到，你说我们人和我们上头的这个，我们上头的这个也未必就是最高的，说不定还有比他更高，我们是在一个层层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系统当中的一环，你看我们往下，我们统治着狗，你统治着一些低等的动物，这是不是我们只是其中的一环。

梁文道：这个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人都在讲，这个所谓的上帝跟人类的受造物关系是不是一个设计师跟被设计出来的东西，尤其在美国那帮不相信进化论的那帮傻叉，就还在讲创造论的那帮人就喜欢讲这个，但是我自己觉得这种问题，包括你讲西部世界这些问题都是一些老派的科幻路数了，老派科幻路数讲AI他们最怕的是什么，机器人叛变，怕机器人有自我意识叛变。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已经过时了，这种想法，为什么呢？因为目前我们最应该担心的不是机器人叛变，早在机器人叛变之前，人类就已经会完蛋一大半，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开节目之前聊，你很快的，我们很多的医生会被机器人取代，老师会被机器人取代。

真的前阵子还做了一个，上个月的时候，美国才有家餐厅做，跟一个研究室做了一个实验，比如厨房里面其实是机器人在负责做菜，做出去，你跟一个一般人类做的有没有分别吃不出来。

那你现在连一些律师的基本职业也都可以被取代，在那个时候我们社会上会消失掉大批的高级的高收入的行业。

吴晓波：其实蛮好的，理工男都不见了。

梁文道：对，理工男都不见了。

窦文涛：是啊，文青咱们这个。

吴晓波：都活的挺好。

窦文涛：方舟还在照样相亲。

梁文道：也不一定，因为最近还有一个。

吴晓波：方舟找理工男困难。

蒋方舟：找个机器人呗。

梁文道：现在还有一个AI，一个软件，我知道他们在做的时候那个很有意思，在教机器人写诗，不是过去这么多年都有吗，那现在已经写的越来越好了，它的原则很简单，它就认为所有的艺术就跟刚才晓波讲那个恐怖片一样，所谓的艺术是什么？就是对一连串的规则的掌握（吴晓波：肯定有规律），对，比如说我教这个机器人，我给它读了5万首中外的古今中外的诗，然后告诉它大概有哪几个规律，那些字大概会怎么放，然后交给它，看它写出来怎么样，现在越写越好，真的是越写越好，我都看过。

蒋方舟：因为有一种这种诗的写法，它其实就是这个意象，比如说像荒原它的写法，其实它不是靠情感推动的，它是靠理念，比如说我要找一个荒原的意向，找乌鸦，乌鸦对应，我想找个白的，找大理石，就是它，我觉得是有规律的。

梁文道：我觉得你说荒原还好，但是我觉得比较会被取代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格律非常鲜明的诗，就已经中国的应酬式的那种诗，就大量被取代。

吴晓波：还有风景诗。

梁文道：对，比如说我们去年，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那个诗人写的那种诗，以后就是机器人会写的比他好，所以你想想看，将来你不要怕机器人叛变，我们不如先怕机器人让我们所有人失业。

窦文涛：不是，就是说你最近有个好像是以色列人写了一个书，他讲的。

梁文道：就是《人类简史》那个作者。

窦文涛：我觉得他讲的本质上一种叫做是进化论，但不是人类进化论，叫数据进化论，宇宙的本质，你以为是人，您就太自恋了，对吧？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脑子里，你像晓波搞财经最清楚，你说人的一切言行是不是本质上是一系列的算法的集合，那总之你脑子里权衡，爱不爱他，结不结婚，总之是一套算法。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智能到了你们说的那个奇点之后，这个你看AlphaGo就是深度学习，自我学习，然后这样的话呢，无穷个算法最后能够实现万物联网，就是万物联网，那么到等到万物联网的时候，咱就想说，那么这个无穷超级存在的综合算法，它会不会认为你人这个物种也没有在这个数据流当中也没有太多存在的必要，就是优胜劣汰，把你出局了，你出局了，最后汇入到无限的宇宙数据流当中，他就是这么一种想法。

吴晓波：我前两天去参加一个会，是那个航天部门搞的，就是那个，就是飞船的那个人，那个科学家他上那儿讲，他说怎么把人花多少年时间送到金星上，送到土星上，我旁边坐了另外一个科学家，他说他就是个傻蛋，他说会出现两种可能性，第一，我们为什么要把人送上去，我们把一颗合成的卵子对吧，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受精卵，我们把一颗受精卵送上去就可以了，那比送人要方便多了，第一个上去。第二，我们受精卵。

窦文涛：那谁孵蛋呢？

吴晓波：不用了，送上去以后，。

窦文涛：那不是蛋是吗？鸡年

吴晓波：他这个东西，弄一个人工子宫，人造子宫就可以了呀，这个现在已经成熟了，人造子宫把它送上去，它自然就成长起来了，这是第一种想法。

第二种想法是，我干嘛送一个受精卵上去呢？我送一个带有人类的意识的芯片上去就可以了，就把一个科学家的芯片，如果到2035年，他就是跟人一样的，他能够想看到花，有任何的记忆，送到金星和土星上去，那你说他是人还是机器人呢？

窦文涛：说到底都是畜生，还是畜生。

梁文道：畜生要先过年。

窦文涛：有了刚才这个，我们今天本来准备跟这个方舟讲这个事儿，就是说前些年，不是父母就是逼婚吗，过年回家逼婚吗，租那个男朋友嘛，就最后逼的没辙了，花钱几千块钱租一个，最后还险些给强奸了，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又要钱又要人，因为父母说你们得住一个屋，你知道吗？这将来可以租一个智能机器人了，方舟你说你还需要男朋友吗？

蒋方舟：但现在还没有这么，还没实现这么一天嘛。

梁文道：她等到那时候，就变老太太了是嘛，怕这个。

蒋方舟：而且我现在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变化，就是特别今年开始特别明显，我就是会把朋友圈里面和微信群里面，所有的小孩的视频都点看，从头看到尾。

吴晓波：母爱泛滥了。

蒋方舟：对，我妈说我卵巢异动了，所以就这个异动的比较早，可能等不到那一天。

窦文涛：你看这个母爱。

蒋方舟：人不胜天，人不胜人工只能。

窦文涛：对，母爱也是进化，埋置在你脑子里的一个程式，对，就是你看见这个小孩儿就笑。

吴晓波：指令被点燃了。

窦文涛：这个无比可悲啊，你知道吗？

蒋方舟：不知道谁按的这个按钮。

窦文涛：所以这个道理就回家过年，真的可以跟父母讲讲当今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了，你还催着我就是结婚。

梁文道：对对对，你就把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就是说这个你看我说人工智能讲了半天，那这个跟你结婚不结婚是什么关系呢，把他们讲晕就算了。

窦文涛：就是你知道现在相比之下，你就会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很多父母亲，上一代的父母亲，他像机器人，他被一个观念，被一个东西所操纵。

他顽固不化地，你看，执行这个，因为他们现在就是每年一调查，就说很多年轻人，过年最大的压力，就是又开始了，是吧？找个男朋友什么的，那人说妈妈你看，我都登上泰山顶了，身边没一个男朋友，一个人登上去有什么意思？都是句句话不离这个，你知道吗？就是你觉不觉得这种父母。

蒋方舟：没有深度学习能力了，这个可能是跟人工智能不一样。

吴晓波：他也有个指令就是传承后代。他也是一样被植入的，他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巨大的指令。

窦文涛：有人写进一个指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还就轴了，真像机器人。所以你不觉得人类的观念，是不是很像是比较落后的机器人，固执于一个观念，你说对这种机器人，我们该怎么办？对这种机器人父母，你有招吗？

蒋方舟：我就是哄呗，我就是觉得他们爱说什么，爱听什么就哄，我爸妈完全不催我，就我父亲是那种被动学习能力特别强，就是我跟他说，我以后可能不会结婚，我爸就大概消化两三天，他就接受了这个，他就完全是被动学习，所以我爸妈不会催我。

梁文道：但你还去相亲，这不是父母要的，是你自愿的？

蒋方舟：不是父母要的，是我自己卵巢异动，是自己异动。

窦文涛：女作家都爱研究卵巢，是吗？那你说你周围的这些年轻人，这个80后，你说他们现在要回家过年，碰见的种种这种，很多人有畏难情绪，我觉得，就是好像一说要回家见到父母，七大姑，八大姨，有几大畏难，一个是，包括见到同学，在外边混得怎么样，这就开始比了，对吧？然后见到父母结婚了没有，结婚了那什么时候生小孩，生了一个就现在可以生两个了，什么时候生两个，你有什么招吗这？

蒋方舟：我觉得就是哄，因为确实好多人跟爸妈相处，其实也就是过年的一两个月，就是我觉得忍忍就过去了，对我来说真的不觉得说，你这个对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而且因为像我爸妈他们的事也非常的少，所以他们就是非常轴，也在于他们这个人生的事也变得非常的少和狭窄，那你还要把这个非常狭窄的世界给拆除掉，我觉得是很不人道的一件事，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哄，然后被迫他们，就是强迫他们学习，也是很难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哄。

窦文涛：晓波对这事怎么看？

吴晓波：他们叫降维关怀。

窦文涛：这是一个新词，降低一个维度的关怀。这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是吗？

吴晓波：对，这个都没办法，我女儿也有，我女儿二十岁，谈男朋友或者谈女朋友，结婚或者不结婚，你觉得现在当父母有什么办法吗？就是刚才讲的，就是父母就挺可悲的，你就能够回来吃顿饭，讲两句话，父母就很开心了，然后安安全全的就好了。

窦文涛：那她要有你这样的父亲是好，我见过的很多东西，那跟这个父母亲就成仇敌了，誓不两立了，我有时候觉得这个父母亲就说我对你，句句话都是我是为了你好，但是为了你好，为什么最后能弄到如成寇仇，最后能弄到不回家了？就断绝，就是说断绝关系了。

蒋方舟：我前两天看一个法制节目，看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就是一个少女把她妈给杀了的一个新闻。

梁文道：我很少看这一类节目，你喜欢看？

蒋方舟：对，我每天看法制节目，而且特别爱看杀妈妈的这种法制节目。

窦文涛：潜意识。

蒋方舟：弑母，我妈说你潜意识有弑母的这个情结，你要把它写好就是，我妈挺了解我。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挺典型的，它就是这少女她家庭其实不错，然后父母都是国企的官员，收入不错，东北一个城市，那这个女孩到了青春期之后，也不太爱跟她爸妈讲话，然后她爸妈就是觉得这个有问题，她就喜欢跟这个一个奶茶店的一个女老板，三十八岁女老板，这个少女跟这个奶茶店的老板就是同性恋。

她的父母察觉到之后特别生气，就把这女孩送到这个军事化管理的学校，这女孩在这个学校天天挨打，逃出来之后，就非常地恨自己的父母，然后她就要跟父母断绝关系，要父母给她五万块钱，她去上外地体校，她父母当然不给，她就把她妈给那个绑架了，绑架了有九天吧？然后最后的五天，把她妈的手脚都捆起来，不给喂吃的，就把她妈活活饿死了。

窦文涛：我今天手机上划过一个标题，就是你说的这个事，十六岁的少女。

蒋方舟：对对对，然后我看这个我特别无聊，把这个少女的百度贴吧的ID找到了，然后把她贴吧的发言，从头到尾都找到，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第一，你会发现她的言行完全是模仿一种，特别戏剧性的这种小说的这样的，而且是那种非常烂的网络小说，就是她杀了人之后，她那个非常戏剧性的表述，就是她说我发现，杀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等等，就完全是一个很烂的武侠小说的表述，就是她其实是在模仿一个非常劣质的那种大众传播的产品，那第二点她就是在贴吧实名举报她爸爸，说我爸这个干部贪污腐败，怎么怎么样、实名举报，就是她会用很多的这样的现代就是新媒体的方式，然后去来。

梁文道：她深度学习了大众媒体。

蒋方舟：对，就是深入学，她只有十六岁，所以这个我看着还挺震撼的，就是这个能够仇恨到一个如此的程度，就是大概十三岁到十六岁，就变成这样。

窦文涛：你很多事没法想象，网上就有这么一种网站，就是你到那网站去看，就是仇视父母的，叫“父母皆祸害”，很多人在上面，就把父母说得跟仇人似的，你能理解吗？

梁文道：我大概能理解，因为这牵涉到，就你刚才说父母总是说，我是为你好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对年轻人，对小孩来讲，那个不是要为我好，那个是在为你自己好，因为你是在成全一套你自己的价值、你的想法，你觉得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应该跟随你的想法而活，所以你其实在为自己好，而不是在为他好。

窦文涛：这真像是老派机器人。

蒋方舟：这个看这个节目，这个父母还给这个小孩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种书，《海底两万里》，但这个小女孩其实已经在这种贴吧上发帖，然后阐述她和她女朋友的关系，说这个我婆我现在就要你，就是她其实已经进入这样的一种表述，她父母还在给她买《海底两万里》让她学习，所以就是这个深渊，我觉得完全就是鸿沟造成的，就是一个巨大的鸿沟。

窦文涛：但是这里边就说到一个什么呢？我不知道就是说机器人能不能有这个追求，就是说马斯洛，现在不都讲马斯洛需求理论吗？最高的需求叫自我实现，对吧？其实我有时候觉得，那些父母他也是自我实现，他希望孩子这个产品，自己最宝贵的这个产品，如我所愿，父母又像是，制造机器人的那个造物者。

我制造了他，那么他按照我设定的程序，完成了目标，我人生得以圆满，甚至于呢很多父母亲就是说，你孩子老不结婚，现在有些孩子躲回家过年嘛，就是他就是父母说，我这邻居就是，就是邻居一说起来，我都没脸提这事。

我有时候发现呢，就是这种就是在某些群体当中，其实人与人之间不见得那么善，你比方说像我们在工厂长大的，我有时候经常见到，其实这个老工人彼此之间他是比的是，他就是恨人有憎人无，你知道吗？比如说你们家小孩考上北大了，其实他没那么开心，然后他得找一个去打击你父母，考上北大了吗？找着工作了吗？还没找到工作，这下他得意了，然后就是说找着工作了，工作还不错的话，他可能又跟你说，那有媳妇了吗？这父母就觉得丢人了，他用这一套标准来打击你，那个搞得他父母亲自己也没面子。

梁文道：所以问题来了，这叫自我实现嘛？就是因为按照马斯洛那个讲法，他的自我实现，后面有个基础假设，当然这个基础假设，你也可以挑战，就是说他预设的是一个独立人格的自我实现，但你刚才说的那一种就是说，把自己的实现寄托在别人家孩子有没有上北大，我们家孩子怎么样，那是你是依赖了其他人，你高度依赖其他人做得怎么样来决定我是否自我实现。

吴晓波：但这个可能也是人的天性吧，人的这种虚荣或者自我认知的部分，所以自己跟自己攀比也有，我父亲是大学的，他学机械的，交大机械系的，他那个书柜里面，家里有书房，三分之二的书柜是这种机械那个东东，理工的书，还有三分之一是武侠小说。

我爹就喜欢藏各种各样盗版的武侠小说，都有。然后我读文科，所以我读文科开始他就觉得你没出息了，小子废掉了，而且我是浙江大学，浙大当年跟杭大合并之前是没有中文系的，浙大之前是中文系都没有的，所以他就完全是个理工科的一个学校。

窦文涛：所以说到底人是他的知识结构决定的。

吴晓波：对，他就认为说你就应该学理工，我是一个理工科的教授，你一个儿子考文科班，而且那个学校的文科班也是被鄙视的，全部都是理工男，文科班被鄙视，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我是保送研究生，我爹是研究生毕业没读博士，为了让我留杭州，所以我们家搬到杭州来，他就没读博士。

然后他就认为说，我这个儿子应该读到博士，结果我研究生都没读过，那你说我爹看我会怎么看呢？第一，你看理工科不读读文科，读了文科以后，研究生都没读，本科生跑出来了。

窦文涛：他越看越不顺眼。

吴晓波：就是啊。

梁文道：那后来呢？

吴晓波：后来就只有相近如宾，距离产生美。

蒋方舟：后来当了老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吴晓波：通过当老板来解决，真的很晚，一直我最后要到，我写《大败局》的时候，已经快三十多岁了，然后慢慢他才觉得，就得靠外部人，他们说你儿子还不错，写了一本书什么之类的，他才觉得你干的还是个正经事，他就很长时间认为说你们干的都不是正经事。

蒋方舟：那你父亲对你的意见有影响过你吗？就是你觉得他这个标准有影响。

吴晓波：所以我读大学的时候，填大学，读大学，我就一个要求，就是不在杭州读。我打死不在杭州读，我必须要离开杭州。

他的和解是建立在外部的因素，但你也不能说他是人格不健全，像我爹人格算健全的。

窦文涛：健全的像机器人一样健全。

吴晓波：他的人格也很健全的，但他没办法，可能人的本身就需要这样的认知过程，我认为是要有的。

蒋方舟：我是意识到我爸老了，我之前也写过这个，我也讲过，就是说我当时我爸送我到清华，因为我家在湖北，然后他送我到清华考自主招生的考试，然后考完之后我们就坐火车回去，然后我就问我爸说这个，爸爸清华怎么样，我爸说清华好大呀，然后问我爸说北京怎么样，我爸说北京好大呀，你知道对他，就是他对他不熟悉的世界的理解和形容能力，就是已经仅仅在于好大呀。

因为这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但只有他那个小的那个环境，就是湖北襄阳，然后这个铁路成锦段，然后他觉得是自在的，然后在他到一个更大的世界觉得非常的不自在，就那一瞬间觉得这个父母是老了，对对对。

梁文道：相对的尺度变得太大。

窦文涛：但是为什么有些时候父母能够把孩子逼的离家出走呢？

梁文道：但我觉得这也很正常，而且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多，就是越来越多孩子可能也不愿哄了，或者是真的越来越淡了，所以我为什么说回家过年这个概念，我觉得会开始会浮动起来。

吴晓波：会吗？

梁文道：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比如说现在举个例，像在中国，你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你有没有注意到，开始有些人出国避年。就不想留在中国过年，那我们想想看他在避什么，他有的避的是有两种，一种是父母健在，那父母健在他干嘛避呢？他其实避的说不定就是回家见父母这件事儿。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很奇怪，中国很多的社会纠纷、家庭纠纷、伦理纠纷是发生在过年期间，因为过年期间的时候大家回家，很多家乡的老人就是等着年轻一辈回来，好了，你回来了论论理吧，隔壁那个老村对吧，你去跟他说说看。

蒋方舟：你好不容易逃避的那个价值观。

梁文道：然后因为一下子就回来，那么再来呢，当然将来还会出现一个情况，我总觉得春运这个东西会慢慢减缓，就是因为你随着老一辈逐渐去世，你过去进城的那一代人，如果有很多人开始在城里面落下来了，你就失去回家。

吴晓波：对，就家乡变成一个概念了。

梁文道：变了概念。

吴晓波：不再是一个必须要回去的东西。

梁文道：现在我们必须回去呢，那是因为父母在。

吴晓波：对，我有一些亲戚就这样，就父母健在的时候，他比如说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那是打死也得回来的，对，因为父母在，如果哪一天先走个爹，再走个娘，爹娘走完以后，那他七个人就是打个电话发个红包，所以就这个家乡这个概念就没有了，父母就没有了。

蒋方舟：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说，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但是就可能所有人都参与了这个拆除的过程，那可能，对，比如说像文涛老师，你拆除，你可能还是有一点这个愧疚，或者是有一点什么，但到我这一代，我不知道离开故乡的时候毫无。

吴晓波：对你来讲没有意义了。

蒋方舟：就是我对拆除过程，对我来说是毫无愧疚感，毫无意义。

吴晓波：我在想我们原来过年，可能在农耕文明时期整个价值观是统一的，甚至生活方式，你说在县城里面，在都市里面和在村里面，其实是类似的。但你现在你说在北京回到一个村庄里面，可能卫生间都是不一样的，做饭方式也不一样的，你价值观更加不要讲了，可能这里有地暖，有空调，回到家里啥也没有，名字还改了，是吧？变成狗蛋啊什么之类的。那麻烦就很大了，所以家乡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茧一样的东西，就掉落就掉落掉了。

窦文涛：真是故乡不在了，就不可能在了。

吴晓波：还有拆迁其实也是，拆迁大量的村庄都已经不见了。

吴晓波：人口都"拆扩饼"了，我们那个地方叫"拆扩饼"连在一起的。

窦文涛：你比如说我那天想起，我过去你比如说咱现在，你要去上海，你有个什么鲁迅故居，张爱玲故居，因为那就是平房，或者两层小楼，你将来咱要是说，咱这吴晓波这么一代伟人，大家说他这故居在哪儿，23楼，A门5号，楼在哪儿呢，就这个故居的概念都没有了。

吴晓波：还有那个手稿。书信手稿都没有了。只有语音还有，语音还是机器的。

窦文涛：艳照门还有（笑）。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觉得是可悲，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还有一些记忆是那么样的美好，而你们这个岁数的人绝对没有，我跟你说，当然这东西不能评比，可是我现在想起来，我心目中最好的过年的那个记忆，还是在小时候。

你说小时候，其实有时候过年哪，是穷人的事，是物质匮乏的事，你比如说当年有的农村，是过年才杀猪啊，你明白吗？过年的那顿饺子，我们那个时候，我小时候吃不上肉，你一个月吃一次饺子，所以过年的那顿饺子，是三鲜馅的，不但有肉，而且还往里放虾皮，放虾仁，三鲜馅的最好吃的饺子……

吴晓波：口水已经开始流了。

窦文涛：没错。

梁文道：冷静点，先喝奶。

吴晓波；他这个肯定没有。

窦文涛：他们没有，而且有一个。

吴晓波：我们只有过年，吃面条小时候。

蒋方舟：我是过年穿新衣服。

吴晓波：一年只有两次吃鸡蛋的机会，没鸡蛋，就卧个鸡蛋长寿面。

窦文涛：对，那个甜美，你说穿衣服，我要说的就是这个穿衣服。

蒋方舟：我只有过年才有新衣服穿。

窦文涛：我小时候过年。

梁文道：你都还这样吗？到你这一代。

蒋方舟：我物质贫瘠。

窦文涛；那你这个也不年轻了。

梁文道：她卵巢都异动了，原来蒋小姐也有这样岁数。

窦文涛：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小时候为什么期待过年？我记得那种记忆太有意思，一年只换一身新衣服，而且新衣服基本上都是蓝色的中山装款式的，一个小孩。

蒋方舟：对我来说就是春节，其实就是各个小孩的一个那个评比的，综合评比的一个过程，因为我奶奶生了七个孩子，然后我爸爸是最小的，所以我也是整个家族最小的。

每次过年的时候，我就是整个谗媚得呀，我自己都受不了了，就是在整个大家族面前自己表演完全套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是表演两个小时，就是表演全，我最小，我就表演全套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是我给大家讲个相声，我再给大家唱个歌儿，我再给大家跳个舞，我再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就是你知道。

梁文道：你们家训练你干这个，你们家好可怕，难怪你不想回家。

蒋方舟：就我这个谄媚型人格就那时候解锁的，我大概从五岁开始，而且那时候就是大概一堆人坐在一起，我就迅速能够判断出谁是最有权势的，然后就冲上去抱住人家的大腿，所以我这个谄媚型人格完全是过年的时候被解锁的。

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就人最多嘛，这个大家庭里面人最多，然后就特别会察言观色，表演节目，就特别丑陋，自己那个时候，所以过年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亲戚小孩。

吴晓波：那你开心嘛。

蒋方舟：开心，我每年过年都特别开心，我觉得攒了一年的这个，从半年前开始排练节目。

吴晓波：表演欲被激发出来了，我女儿小时候也一样，在那个火车里面就开始站在那儿唱歌跳舞。

梁文道：但你女儿就是喜欢唱歌嘛，然后就问人家要钱，还拿着要钱，拿一个碗，叔叔阿姨给两分钱。

梁文道：多大？

吴晓波：那时候就，我记得我写，那时候写非常营销是2001年，他九六年，那是哪一年。

蒋方舟：就是十四五岁的样子。

吴晓波：没有，五六岁。

蒋方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梁文道：那时候坐火车，到处唱歌要拿钱。

吴晓波：我坐火车到厦门去参加书展嘛，2002年嘛，她六七八岁的时候，对，就在火车里面唱歌，唱完以后就拿了一个碗，就你必须得给，你不给你麻烦大了，拿了一脸盆硬币回来。

窦文涛：这叫生来要饭的命吗？

蒋方舟：但这也是因为那娱乐节目少嘛，你说现在小孩儿捧个ipad ，捧个手机什么的，他在不管你，他也不会不屑于跟大人交谈。

窦文涛：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孩子我觉得真是，我就说我们小的时候什么玩具都没有，就是撒泡尿玩尿泥，你知道吗？然后真的没有任何其他娱乐选择。她讲这个小孩儿的那种表演欲，反倒会就是，而且那个时候真的很快乐，好像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天伦之乐，我这今天没有，今天都分崩离析，那么过年吵架矛盾，两代人想法不一样，那个时候你说。

蒋方舟：各外各的微信群。

窦文涛：你说你谄媚，其实我看到的就是那种大人他们眼中的你多开心哪，演节目我小时候也有，我不是一个家，我那过年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大杂院，一个工厂的大杂院，然后我还有，折子戏，全是那个。

梁文道：你也搞这个，难怪你当主持人。

窦文涛：八大样板戏，就是全是过年，全搬小板凳，在大杂院就看，然后呢，我就那个到我妈那厨房里拿个钢种锅，我们叫钢种锅，往头上一戴，就这是帽子，然后就是那时候唱的什么杨子荣，找个我爸的那个军大衣一披，穿林海，小孩几岁，表演完了之后，我再给大家来一个李铁梅，那个真是大人小孩儿还很快乐，你说今天怎么。

吴晓波：现在很多回家，这都是县城里的，村里的，绝大部分是不住在家里，都会住在宾馆，住在酒店里，吃饭也在酒店吃，所以那个年味儿肯定是跟原来是不一样的。

梁文道：没办法表演《智取威虎山》了。

吴晓波；两种生活状态吧。

蒋方舟：就是割裂嘛，你说各自在各自的微信群里，爸妈在那个“小孩儿是白眼狼”的微信群里面。

吴晓波：也没有共同语言。

蒋方舟：小孩在“父母皆祸害”的微信群里面，是没有任何沟通的其实。

窦文涛：所以看来世界是处于分崩离析之中是吧，但是咱们还可以上盘饺子，来来，咱得过年，咱得过年。

梁文道：还有饺子。

窦文涛：对，就是那种速冻的吧。

众人：哈哈哈哈哈哈。

梁文道：太像今天的过年了。就像今天的这个。

窦文涛：谢谢。

梁文道：这有筷子吗？问题是。

窦文涛：用手，用手，过年用手。

…………

窦文涛：哎，你们都回家嘛。

蒋方舟：回呀，回。

吴晓波；我还今天我要陪我爸爸回一趟眉县，他年纪70，快80岁了。

窦文涛：文道呢？

梁文道：我就这就在香港嘛。

窦文涛：香港，方舟呢？

蒋方舟：我爸是乘警，就是他春运的时候是最忙的时候，所以他可能是早几天或者晚几天，然后在北京吧。

梁文道：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就每年过年你爸都不在家。

蒋方舟：对，大年三十那一天和差不多初一他都不在家，一直都是春运差不多快结束，初二、初三他才能回家，所以是这样。

吴晓波：现在过年那个传统还是有，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反正我们家过年，比如说杭州，杭州所有的亲戚会聚在一起吃顿饭，然后一定八点之前散伙，各自回家看看春节联欢晚会，到现在还是这样，对，我丈人老头丈母娘就一定看到12点，然后非常开心的骂一顿，然后睡觉。

蒋方舟：但我觉得人本质上或者还是希望有共同记忆吧，你说现在为什么一边看春晚还一边骂，就是他也需要有参与感。

吴晓波：仪式感，我觉得人需要有仪式感。

蒋方舟：希望有一个共同记忆，他向往这一点。

窦文涛：像过圣诞节一样，这还有一个政治经济学上的问题，大家一样穷的时候比较快乐。

现在是什么呢？阶层收入差距太越来越大的时候，过年这一聚会就变成了一个不同收入，不同观念、不同社会地位、不同职位的人之间硬要凑到一起给大家。

吴晓波：对，它这个是蛮麻烦的，我以前看那个小说，比如说资本家或者知识分子是白眼狼，比如说你在文道在马路上，碰到一个小学同学。

蒋方舟；就有钱的话会不好意思吗？

吴晓波：然后文道就敷衍他两句，然后就走掉了，小说里面。

梁文道：我是资本家。

吴晓波：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嘛，但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回过头来想说，你真的碰到一个小学同学跟你阶层差很远，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你讲什么呢？

窦文涛：没错。

吴晓波：确实没东西好讲，然后他认为你是一个有钱人，是有身份的人，然后他对你有很大的期望，然后你任何的一个笑容，如果是闪过一个东西的话，他回去就说这个人忘本了，但实际上是在那个五分钟之内真是无话可说，你说什么东西，那回到村里面可能以后，能回到老家村里面肯定会出现这个情况，这是对双方都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蒋方舟：其实就原来鲁迅写那个闰土，就是他形成闰土脸上的表情，我觉得那几个字特别好，他是欢喜又凄凉，就是形容这个闰土，我觉得非常的恰当。我自己回去看我那个小时候被指腹未婚的那个男朋友的时候。

窦文涛：你还曾经被指腹为婚？

蒋方舟：对，住我们家隔壁，长得跟我特别像，然后就是我就劝他要，你看你还要到北京来，这个年轻还是要拼搏什么的，他脸上就真的出现我说的闰土的那种欢喜又凄凉，然后我就觉得确实很尴尬，然后我觉得自己是不道德的，就是我跟他，我站在我的这个位置上跟他说，这个年轻人还要拼搏，要到北京来，不要安于现状，我觉得自己就不很不道德的讲这句话。所以确实这个。

窦文涛：闰土听了这话，他不会去北京的，想去投河了。

好，那咱们这个吃了饺子就都各自回家过年，在这个分散的路上越走越远。

吴晓波：那记得回来。

窦文涛：我们《圆桌派》，你看是聚的，它是聚人的对吧？希望也能聚财了。那就是我们第一季就完了嘛，第二季就年后。

吴晓波；它的颜色都是钱的颜色，你看都是金黄色的。

梁文道：考虑过的。

窦文涛：我们第二季还有没有，是吧，我们是什么时候有，就要看奶牛的，喝奶喝奶喝奶。

给大家拜年。

END